冬日笔记

□李明官

一

节令已入大雪，陈家田一望田畴，麦苗葱茏，铺排若墨绿地毯。

田地西北角，一处松塌的土坎上，静静地孤立一棵树。这是一株意杨，严格地说，已经不成其为树木了，根腐枝朽，落叶散尽，一截枯槁而已。

这方十边隙地，所属乃村中辈分颇高者邦锡。其人鳏孤，种地摸田不遗余力。心无挂碍，生得肥头大耳，成天价乐呵呵的，绝类弥勒。去年入秋时节，我在田埂兜步，曾见邦锡在上灌浆水。云淡天遥，流水淙淙，秋风袅袅，木叶萧萧，真令人胸臆清舒，气脉酣畅。

那时，这棵意杨秀颀挺拔，和隔河对面水家庄一带林木遥相呼应。秀水蜿蜒，绿树拱围，数滴鸟语清脆地叩击耳鼓，桃源武陵之境，亦不过如此耳。但霜降过后，这棵树便遭灭顶之灾：根部之树皮被锋利的刀刃割去一圈，隐隐透出惨白的树身，令人触目惊心。不知是邦锡为了一旁的旱谷刻意为之，还是别人的恶作剧。节气接近尾声，树木亦走到宿命的隆冬。其时，树桠间尚有一只蓬乱的喜鹊窠，两只雀子匆匆飞进飞出，给这片凄清之境增添些许活力。

而今，朽脆的枝桠早已在凛凛寒流、孱发西风里消散殆尽，惟余一杆光秃、数卷皱皮而已。枯干上却也显现生机，乃一簇簇树菌。枝干上零星，根部簇聚，褐色的树菌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这些树菌，有的尚鲜嫩水灵，或是初生，有的业已僵硬，翻转为灰白，干瘪地点缀于枝干，让人惊悚于光阴之疾速。

树菌可食，而无人问津，或因所处偏僻，或因不屑一顾，不得而知。如此，倒成全了那些鸟雀，冬闲春荒、青黄不接之际，它们可以借此果腹，度过那些饥馑时节。生命的延续和轮回，往往如此玄妙。

二

我对地下作物心存敬畏。所谓五谷，有根、藤、悬、荚、穗之属，乃是象形地描述粒实成果所处位置。而地下作物的孤守隐忍，尤其令人肃然起敬。不管外面如何喧哗闹腾，它们只是安静地栖身于温暖湿润的泥土中，遵从自己的内心和自然规律，从容地生长。

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则又别出机杼：“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，中有远志，公取以问谢：‘此药又名小草，何一物而有二称？’谢未即答。时郝隆在坐，应声答曰：‘此甚易解。处则为远志，出则为小草。’谢甚有愧色。”郝参军以一草芥之出入与否，臧否人物，衡定品性之得失，难怪谢安石如此尴尬。虽则弦音别弹，地下与地上之轩轾立现。

地下作物的质朴静笃是需要我们用心去聆听的。它们盘根错节、暗暗蓄势，只为给人类一个惊喜。即如山芋，霜令萧萧，万物凋零，它们憋足最后一口气，硬生生撑裂地表，露出粉红的薄皮，如一抹瑰丽的霞色，让整个暗淡的冬季为之一亮。

三

庭院里晾晒着一床被褥，让人尤觉冬阳金贵。被褥沐浴于暖阳之中，屏息，凝神，侧耳，仿佛能听得到棉絮细微的蓬松舒展，一如麦管开春时的拔节。母亲见我有些出神，笑笑说，棉花胎吃进阳光，顶大半成新呢。此言不虚。再僵硬板结的棉胎，经由阳光柔暖的摩挲，立即变得虚松软和，被子里满满都是阳光的味道。

我们家庭院狭长，南屋新砌，增高拓宽后，院落愈见低仄。好在周遭并无高大建筑和乔木，光照尚能时时泽被这方小小天井。

立冬之后，气候一日冷比一日，北风频吹，寒流时袭，田埂、坝头、村巷里行人已然稀少。年尾岁暮，生机寂寥，人亦显得暮气沉沉。节气的游移，给人们生理心理带来的变化如此明显，可见对于自然，我们须得满怀敬畏。

母亲早先已经一遍遍拭擦干净晾衣绳，那是她晴天里的习惯劳作，她舍不得错过一缕阳光。即便盛夏，大家都在诅咒最毒辣的日头时，母亲也要说句公道话，不冷不热，五谷不结，抱怨啥呢。此刻，她的眼光又落在西墙角，那里也是一片明晃晃的煦阳。曾经摊晒过穰草的檐下，干净，整洁。

曩年，母亲总要从大田里抱回穰草，晒得温软，一一给我们匀铺于木板床上，我们得以度过一个个地冻天寒、交冬数九。这种温暖，其实已远远超出了穰草本身，它来自母亲的舐犊之情，也发自我们心底。

四

冬至在即，这是一个让人从骨缝里透出寒气的时节。交冬数九，这个词从牙缝里渗出时，颤颤巍巍，抖抖索索。交冬尚可自持，数九则是寒彻。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”，极言其寒。

冬至三候：蚯蚓结；麋角解；水泉动。《月令·七十二候集解》释为：六阴寒极之时，蚯蚓交相结而如绳也。蚯蚓阴曲阳伸，虽则冬至一阳生，然阴气犹盛，故仍蜷缩而眠。麋角趋后，故为阴，冬至日，麋感阴气渐退而解角。水者，天一之阳所生，阳生而动，故云。

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：“日冬至，阳气至始动，诸向生皆蒙蒙符矣。”言万物应微阳而动，皆有信验。述尽物之初始未开形态。

杜工部《小至》云：“刺绣五纹添弱线，吹葭六管动飞灰。”对此节气的描摹尤为精到。冬至后白昼渐长，女工比常日增一线之功。苇膜烧灰于律管内测示气候，第六管灰动，应冬至节。冬至前灰飞向下，冬至后则灰飞向上，因阳气舒展故。

里谚有云：大冬大似年。此说渊源颇深。古之历法屡更，汉之前随朝代更迭而变。就正月而论，夏应现之农历正月；商应农历十二月；周应农历十一月；秦应农历十月。夏历的四季划分应农时，合农事，故汉宗夏历，沿袭两千余载。周之历法以十一月为岁首，大冬前一日乃除夕，大冬适逢大年初一。汉改历法，冬至即成“亚岁”。然民间沿袭已久的习俗未变，对冬至之尊崇日厚。

大冬作为独立的节日始于汉，盛于唐宋，相沿至今。《后汉书》载：“冬至前后，君子安身静体，百官绝事，不听政，择吉辰而后省事。”当斯时，商旅不行，百业俱歇，官民贺冬。

印象里的冬至乃祭天祭祖之日。梓里有“早烧年，晚烧冬，七月半的亡人等不到小日中”之说。我们家一般都在中午祭拜。那日，母亲早早备下坨粉和一应菜蔬，将八仙桌挪至堂屋正中，点蜡焚香。蔬菜亦有讲究，短嘴青菜、红梗菠菜、青碧苜蓿皆可。大葱、生姜、青蒜、韭菜、芫荽是切不可上桌的，盖其为素五荤也，乃奠祭之大忌。先前是四盆菜、十碗饭，后来觉得麻烦，就改上一大碗饭，筷子依旧是十双，齐刷刷排列在饭碗周边。再后来，筷子便平放于桌面对应之位置，不再竖插于饭碗之上了。

我在母亲的喃喃祷告声中，点燃锡箔。一缕缕青烟袅袅腾起，由饭桌而门楣而屋檐而树梢，终于消融于天际，复归于无。

一切皆是生命

□戴荣里

夜深了，在翠城馨园的蜗居里看书，书们是静的，如一位位沉静的智者，任我翻阅。

长出黄叶的花儿们此刻有些哭意，是啊，又有两周没来这个居室了。原来的花儿们不是这样的，我每天都会浇水，一天一遍。早晨，花儿们摇头晃脑，有些洋洋得意，又有些吃饱喝足的富足感。青春的依然青春，年老的也天庭饱满，即使那棵很小的花，也拼命顶起一朵红，光亮而努力。屋子里的气氛被她们映衬着，光线好，空气好，心情也好。

最近爱上了走路，车让给女儿开。那天，看到汽车蒙尘，责怪女儿不爱惜车，希望女儿对待汽车像对待生命一样，干净的汽车才是有尊严的汽车。

女儿爱搭不理地跑远，我停留在我的声音里。车依然蒙尘，我用抹布一点点地拭去它身上的尘土，汽车重新鲜亮起来，我看到一尊优雅的生命又呈现在我的面前。

有次在小区电梯间，我见有废纸就捡起来，女儿忍不住说：“什么环境适应什么人，希望爸爸不要做这些让别人看来迂腐的事！”我一时愣了。我感觉一张废纸也是一条生命，让其到其该去的地方，似乎对每个人来说，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。我没有考虑别人对我捡拾废纸什么感觉，我只感觉对得起废纸就行了。

办公室里的时光总是平淡而抒情，面对一棵花树，平心静气的那一刻，心底油然而生的是对生命的敬重。

打印机、电话、书橱以及书橱里面的书，它们都是无声的生命。它们每天陪伴着我，每天演绎着至真至纯至善至静的友谊。

这些生命体以不同的风格映衬着办公室的气氛，让我气定神闲，心灵在与它们的亲密相伴中获得新生。我爱把书分门别类整理出来排成不同的队伍，看一眼它们，便觉生命的美好。

单位院里的树很多，有果树，有乔木，堪称花果山。春夏秋冬，我习惯了去这些树中间徜徉。

入秋，火红的柿子挂在树枝上，鲜艳夺目。当初柿树开出的花儿淡黄而不起眼，不如石榴花红得耀眼。石榴成熟后，反而没有柿子娇艳了，就如一位饱经风月的女子，到老却低调、婉约起来。院子里的木瓜招人怜爱，果大似梨，肤色又像甜瓜，显得踏实而又憨厚。

作为一位建筑工程师，我总是喜欢回忆曾经设计、施工过的工程，路过昔日征战的工地，也会从车窗里伸出脖颈探望。我赐予建筑以生命的荣耀，建筑以生命的尊严延续我的青春时光。多少年后，人们会从竣工记录里找到我的名字，彼时我或已离世，而建筑依然会生命灿烂。

这个世界需要我以生命的概念来对待生命。

世间万物皆是生命，有些是运动的生命，有些是静止的生命，惟有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与亲近，自己的生命才会拥有更多质感，才会滋生对这个世界更多的热爱——我是这样想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红山乡里红菇红

□董茂慧

到红山乡亲眼看看新鲜红菇，是多年的夙愿。八月秋收时节雨后转晴，红菇在密林中悄然冒出头来，旭日东升时伞盖就收拢干枯，除了采菇人，一般极难寻见新鲜红菇。进村的路不好走，我早已有心理准备，可在山脚滑落的泥石里硬生生地颠簸闯荡出一条路来，还是抑制不住地尖叫。叫声惊起火红的群鸟嘤嘤成韵地飞到对面的巨大树冠中，在浓绿里星星点点地闪耀，如林间精灵盯着我们。

眼前的绿密密匝匝仿佛没有边际，树冠间闪烁点点光斑，枝叶晶莹剔透一尘不染，叶上草尖坠着的露珠如晨星闪烁，缕缕白雾飘渺在茂林修竹间，东方浅浅地映着虹彩似的霞光，粉红淡黄宝蓝嫩白层叠，残月如钩斜挂。

零零星星偶遇着乡间采菇人，夫妻成双或村邻做伴，收获多少既取决于勤劳和运气，更体现了采菇人与自然打交道的资历与经验。凌晨四点左右上山的人们篓筐满载地陆续回程，沉甸甸的野菇压弯了扁担，硕大的竹篓随着节奏颤悠悠地一步三晃。一篓篓的红菇、梨菇、奶菌被人们肩挑手提地从人迹罕至的林间运出，山珍特有的鲜香弥漫在散落各处的小村。半个月的采摘季积累的各色菌菇晒干，除了全家大快朵颐外，或寄给外出的亲人解馋，或提着走亲访友，更多的是被早早守候着的收菇老板搜罗了去，孩子的学费、过年的新衣或者添置小电器的钱就有了出处。对于和平共处、相爱相惜的人们，大山从来没有吝啬过。

车在山间慢行。招呼着拦下采菇人的脚步，一番讨价还价后，两篓堆出尖的各色菌菇归了我们。刚刚采下的野菇大多如婴儿般娇嫩，稍稍用力伞盖就断裂，渗出牛奶般雪白的汁液。小心翼翼地挑捡，终于在一堆灰褐、嫩黄、乳白的野菇中寻到了几朵艳若朱砂的红菇。低头轻嗅，浓滑的香味瞬间充盈鼻腔，红菇的甜在香味里丝丝缕缕地漫延到舌尖。剧烈的昼夜温差让肥厚的伞盖把鲜美的味道一点点凝聚，仿佛浓烈到无法承受，红色浅浅地晕染到菌柄。两三朵捧在手，满车的菇香，顿时感到心愿得偿的满足，翻山越岭的劳累被轻轻地安抚。

路愈发狭小，停车步行入村。位于长汀、武平交界的白石坑村寂静而祥和，人迹稀少。同行的本村友人兴致勃勃地介绍：“我们村原来住着神仙的，不需要耕田劳作，在祠堂后的小山上每天都能出米，刚好够全村的人吃，所以叫‘白吃坑’。”我一愣，停下脚步，关于出米石的传说闽西多处有载，可因此把村庄命名为“白吃”，却是第一次听说。朋友又道：“可惜村中有人贪心不足，挖大了出米口伤了仙气，从此不再出米了。解放后有工作组说‘白吃’这名字着实不好听，也不符合自食其力的精神，才改名为‘白石坑’村。”我听着没能忍住笑：在闽西最边远的大山里，村民用直白的方式记录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故事，令人莞尔。在客家先民艰辛的迁徙开基过程中，“吃”是最基本的生存理念，“白吃”已经称得上是幸福平安的祈愿了。不过，据我来之前查看的资料介绍，白石坑村乃因村中有宽近一米、长达三公里的碎白石带藏于地下而得名，元朝末年已经有刘氏祖辈居住。

山里有淡淡的凉意，发丝小曳于轻风中，不远处林木扶疏错落，民居或散或密建于其中。黄土夯就的房屋大多腰门虚掩，防鸡鸭牲畜不防人，路人累了可推开任意一扇门讨杯茶水小憩，所谓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的古韵应是如此。

跟随朋友走过村头红豆杉下的“三将福主公王神位”及刘氏祖祠后出米石的遗迹，心境渐渐变得如小村般纯净平和。友人拉着我：“我们去看井吧，井水冬暖夏凉，我小时候天天在这里挑水！”白石坑村小，水塘却有七十二口之多，井仅有一口。我被激动的朋友拉得手臂生疼，心想：井到处都是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被竹编木制的栅栏包围的一汪碧绿猝不及防地撞到眼里心间，我直愣愣地伫立在井旁，看朋友孩童般欢快地扑到井边，捧水洗手洗脸再将脸埋入水中，深深地喝上一大口。长方的井沿砌着石条，时光在石条上磨出深深浅浅的痕迹，圈围着的井水浓、阳、正、匀，如同无瑕的翡翠镶于村中，在阳光下映射出幽幽的荧光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绿，不妖不娆不媚不谄，无瀑布之壮无溪涧之嚣，恬淡宁静地藏匿在深山小村里，清澈明亮直抵心房最柔软的部分，不忍伸手触碰，这绿却就此扎根在脑海，无法忘却。低头，蔚蓝的天空和三两朵云映在碧水中，厚积鲜润层次分明。抬头，对面盘虬卧龙的老树上一只灰褐大鸟歪着脑袋半眯眼看着我，毫不掩饰对我失惊倒怪的嘲讽。

村子很小，站在高处吼一嗓子全村都能听见。村尾有座小小的“七圣宫”，由大及小七尊凤冠霞帔的金装娘娘端坐其中。朋友肃然拈香道：“这是七仙女娘娘，每年六月十一是我们村里隆重的节日，朝拜七圣宫。”我摇摇头，更正他：“不是的，这不是七仙女。七圣宫供奉的是莘七娘，五代十国间的客家女侠。莘七娘又称惠利夫人，她御寇助战为民治病，深得百姓爱戴，病逝后入庙接受供奉，六月十一是莘七娘的生辰。”朋友诧异，只知村中供奉七圣宫，却从不知其缘由，儿时看着七尊女神像便与听过的七仙女神话联系在一起。我笑而不语，莘七娘的信仰在三明客家地区比较普遍，“宋末三杰”之一文天祥拜谒惠利夫人时曾慷慨赋诗：“百万貔貅扫犬羊，家山万里受封疆。男儿若不平妖虏，死愧明溪莘七娘。”莘七娘信仰在长汀县境内较为少见，今天意外得遇的七圣宫规模虽小却保存完好，农历六月十一的祭祀是莘七娘信仰在白石坑村确凿存在的佐证。

一村之间，有宗祠，有出米石，有公王，有观音，更有七圣宫的莘七娘，多种神明、多种信仰和平共处，相融相生。燃香，向莘七娘这位千年前的客家女神祈福，日暮西山已黄昏。

鱼片干

□周洁茹

买了一包鱼片干，父亲最爱吃的。父亲说吃不动了，你吃吧。这才知道父亲的牙已经不好了。

可是我从来不吃鱼，鱼片干只好一直放在那里。

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旅行去镇江，在金山寺买了一个纪念章，又看到有卖鱼片干，一包一包挂在半空，想着给父亲买一袋，这才发现钱包丢了，里面装着一个学期的零用钱和父母给的出外旅行的钱。同学们坐在一起午餐的时候，我走去一个石台阶，枯坐在那里，心里难过，却哭不出来。

隔壁班的一个同学走过来问我怎么了，我说钱包丢了。他说那我借你钱买午饭，总要吃饭吧。我说不要了，吃不下，就让我一个人坐着好了。他就走了。那个同学的名字和长相都忘掉了，却记得那段对话，也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多沮丧。

我是个健忘的人，连早餐吃了什么都会忘掉，可是童年的事情却记得很清楚，应该是年纪大了吧。

小学的时候，各种物资都不丰富，一盒小虎队的磁带听了一个学期，学校门口点心店里一碗小馄饨还要半两粮票。

可是每个周末，父亲总能买到一只烧鸡，那可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烧鸡。有多好吃呢？我会去想如果一只鸡有八条腿该多好。鸡腿是专属于我的，那是一整只烧鸡里最好吃的部分。

后来长到青春期，减肥成了头等重要的事，白水煮鸡胸吃了好久，甚至一天只吃一个苹果。肥没有减掉，胃伤了不少。那些快要崩溃的瞬间，想的全是童年时候的鸡腿。

父亲到底在哪儿买到的烧鸡呢？这一度是个神秘的问题。后来他终于带我去过一次。桥下面的一个粮贸公司，入口隐密，暗处一个窗口，递了钱，里面就传出一只油纸包住的烧鸡，连对话都没有。

这个秘密，父亲有没有告诉过别人，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后来很多人都会去那里买烧鸡，大概是大家都越来越富裕了吧。甚至到了最后，真的开出一个只卖烧鸡的门店来。可是我们家不再去那里买烧鸡了，我们都觉得，烧鸡越来越不好吃了。也可能是到了后来，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

父亲吃不动了一直放着的鱼片干，有一天我还是拆出来试了一下，中年人的牙吃起来都好费劲。我小的时候父亲最爱吃的鱼片干，如今父亲和我都吃不动了，说起来真是伤感啊。

▲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微信公号“文艺菜园”

（本版图片来自网络）